



赣南，激荡奋斗的豪情

郑少忠

泾县幸福路

章玉政

第一次去安徽泾县，满眼春光，边走边看，一时竟迷了路。

车子开到一个山顶，望着前方的路，崎岖狭窄，不免踌躇起来。幸好手机信号还通畅，拨通当地友人的电话，经他一番指点，我们才绕出了重重叠叠、蜿蜒起伏的山岭。

泾县的山其实并不高，全县平均海拔二百五十米，最高峰也不过一千多米，但境内群山环峙、层峦叠嶂，当地人素有“七山一水一分田，一分道路和庄园”的形象描摹。

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，就发生在这里。1941年初，出于维护抗战大局的考虑，驻守泾县云岭的九千余名新四军战士奉命北撤，不料途经茂林地区时，骤遭国民党军队伏击。众指战士在叶挺军长指挥下被迫抗击，血战七个昼夜，终因敌众我寡弹尽粮绝，除约两千余人分散突围外，大部分壮烈牺牲。那是泾县历史上阴云密布的时刻，风云呜咽，草木含悲。犹记得多年前遇见一位新四军后人，聊起父辈当年的遭遇，老人还没开口，眼就红了。

这位老人和一些新四军后人、新四军军史爱好者，南下北上，历时一年多，采访、搜集了大量一手资料，记录下东流山间可歌可泣的往事，全景式再现皖南事变的历史现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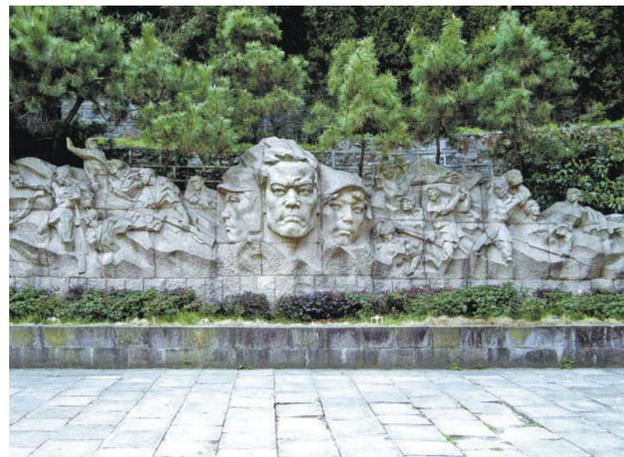
书印出后，老人送给我一本。书中讲述的故事，有不少我已耳熟能详，但每每重新读起，内心依然被深深震撼。我仿佛看见叶挺将军举起戴着镣铐的双手，在国民党监狱的墙壁上，写下满腔的怒吼。我又仿佛看见隐藏在岩石洞中的七名新四军女战士，脚穿草鞋，不惧危难，将敌军引向自己所在的方向，在扔出最后一颗手榴弹后，纵身跳下深深的悬崖……

听老人说，皖南事变那一年，东流山上的映山红开得格外旺盛，红艳欲滴，犹如烈士之血，伴随着杜鹃鸟如泣如诉的啼鸣，令人动容。革命年代的英雄们抛头颅、洒热血，不惜牺牲生命，梦寐以求的是换取万千大众的幸福生活。驻扎泾县期间，叶挺将军曾写下诗句：“千里江淮任驰骋，飞渡大江换人间。”深情的期许，一直是这片土地热烈的期待。

如今，千里江淮，换了人间。云岭山下，皖南事变烈士陵园纪念碑前，如织的访客、庄严的宣誓，在不断告慰那些长眠于此的先烈们：英雄的故事不会老去，英雄的鲜血不会白流，英雄的精神正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代代接力传承，正在新时代迸发出强劲的生命力。

在泾县，我不止一次听到有关“幸福路”的故事。

这条路的起点，位于泾县最偏远的汀溪乡桃岭村，那里曾是土地革命时期皖南特区苏维埃政府所在地，曾为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期间的游击队提供隐蔽的屏障。但当地老百姓长期受困于大山的阻隔，出入都要翻山越岭，生活极为不便。



皖南事变烈士陵园。

影像中国

大地

女，书写了一桩桩感动天地的奋斗故事。革命基因，代代相传；红色赣南，奋斗不息。

三

1934年秋，八万六千余名中央红军将士渡过于都河，开始二万五千里长征。八十多年后的今天，近千万赣南儿女，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道路上接续奋斗，不断书写新的辉煌。

在信丰县新田镇坪地山村，一位皮肤略黑、相貌憨厚的中年汉子尤其忙碌，村民建造的蔬菜大棚、开办的农家乐都能看到他的身影，或是与大家探讨种植技术，或是帮忙招待客人。他就是村党支部书记陈秋生。村民都说，村里有今天，离不开陈书记。

陈秋生年轻时做过木材加工、经济林营造等生意，赚了不少钱。每次回老家，看到汽车陷进烂泥坑的情景，他的心就隐隐作痛。2012年初，他放弃蒸蒸日上生意，回村当上了村干部。上任时，他很激动：“我们的祖辈抛头颅、洒热血，为的是让人民过上好日子；今天，我也要立下誓言，要让乡亲们富起来！”

十年耕耘，奉献担当。为了给村里修路，陈秋生带头捐款、多方寻找支持；为了整治村容村貌，他带领村委会义务出力；为了改变村集体经济薄弱的面貌，他提出发展乡村旅游产业的规划……

如今，坪地山村成为“国家AAA级旅游景区”“江西样板十大美丽乡村”，还成立了旅游公司，村民入股分红，小山村成了远近闻名的旅游生态村。

于都县梓山镇潭头村，七十二岁的红军烈士后代孙观发，把家里闲置的四间屋子改成民宿，和兄弟合伙经营起“饮水思源”餐馆和超市，自家种的绿色蔬菜和养殖的土鸡土鸭成为热销货。目前，潭头村年游客量已突破二十多万人次，实现经济附加值三百多万元。

“唤起工农千百万，同心干”。在南康区，家具产业“无中生有”，形成链条完整、分工细致的产业集群，年产值突破两亿元；在赣县区，中科院赣江创新研究院挂牌运行，吸引了近百名高新技术人才；赣州国际陆港中欧（亚）班列开行量，进入全国内陆港“第一方阵”，年铁路集装箱吞吐量突破十八万标箱……

闯出来！干出来！辉煌的历史不仅给赣南留下了艰苦奋斗、争创一流的革命本色，也激励赣南人民开拓进取，奋力谱写新篇章！

图为江西赣州风光。

影像中国

两人却再也未能回来。后来，乡亲们在家乡堆起了八座空坟，用来纪念牺牲的这八位烈士。

在赣南，这样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还有很多。当年只有二百四十万人口的赣南，参加红军的就达三十三万一千人，直接支前参战的有六十万人，留下十万八千二百名有名有姓的革命烈士。

在瑞金，还流传着万田乡麻地村村民钟国海救红军战士的故事。

1934年10月，中央红军长征后，国民党反动派疯狂反攻倒算，红色苏区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。

这年年底，县保安团团团长钟运标带着几个乡丁，在钟国海家的后山上，抓了两个外乡小伙子，正准备捆绑着送到区公所去领赏。

钟国海仔细一看，这捆的不是红军战士吗？前不久还帮他家挑水、劈柴呢。怎么办？突然，钟国海有了主意。钟国海把家里准备过年时吃的米酒、点心全搬出来，还把钟运标请到了里屋，塞上几块银元给他，说：“看在本家人的份上，把这两个人留在我家吧！”

钟运标眼一瞪：“按辈分，我该叫你叔，可这两个人是‘赤匪’，必须带走！”知道钟运标喜财，钟国海说：“我家儿子都小，家里正好缺劳力。你和手下兄弟把这些银元拿去，我想法再凑上一百块银元给你，就算我买下他们做干儿子，帮我干活可不是一个小数目。钟运标听了，想了想，答应了，但要求今晚就把钱筹好。

钟国海随即叮嘱妻子，叫她多弄些好菜好酒，招待好钟运标他们，自己则赶快筹钱去了。两个多时辰过去，钟国海把自己家的几亩田卖了，把老父亲的两块山地典了，还向左邻右舍借了几笔债……总算凑齐了一百块银元。

为掩人耳目，按照当地风俗，钟国海夫妇举行了一个“收子”仪式。请酒足饭饱的钟运标和乡丁做见证人，双方和见证人都在契约上签名画押。夫妇俩倾家荡产，收了两个儿子，实则救下了两名红军战士。

赣南百姓就是这样义无反顾地支援革命。山水相依，血肉相连；硝烟已逝，精神永存。

二

大山深处的革命遗址、农家院落的红色标语、纪念馆里的珍贵文物……这些赣南大地上的红色印记，历经岁月洗

礼而愈见光辉，滋养着生于斯长于斯的人们。

当年，为掩护战友转移，兴国籍烈士江善忠只身将敌人引上悬崖，自己纵身跳崖牺牲。作为烈士后代，江善忠的孙子江国荣在爷爷革命精神的激励下，这些年来奔波于田间地头，跑运输、搞养殖，和乡亲们一起脱贫致富。江善忠的后辈们，跟党走信念从未动摇。

在赣县区革命烈士纪念馆里，悬挂着两对夫妻的黑白照片。他们是汪群、贺复丹夫妇，曾延生、蒋竞英夫妇。1928年，这两对夫妻一起组织领导了大埠农民暴动，同年不幸被捕，英勇就义。

“为了革命事业，这些夫妻都献出了宝贵生命。当前的这场脱贫攻坚战，我们夫妻俩当然不能缺席。”前几年，在纪念馆学习烈士事迹后，赣县区干部何仲和妻子谢芸双双向组织请战，报名担任驻村第一书记。

“是不是留一个人在家？毕竟还有老人要照顾。”有同事相劝。

“决战时刻，党员干部就得带头冲锋，不获全胜不收兵。”夫妻俩的态度都很坚决。很快，何仲来到湖江镇尧口村担任驻村第一书记，谢芸则到梅林镇双龙村担任驻村第一书记。

如今，整村脱贫的双龙村和尧口村在乡村振兴路上快速奔跑。女儿何好还专门来到爸爸妈妈驻村的地方调研，写下八千字的扶贫调研报告。何好写道：“以前对我来说，脱贫攻坚只是简单四个字。现在我明白了，脱贫攻坚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。赣南人民有力量担得起，有信心完成好。”

——山洪暴发，为搜寻落水失踪学生，他带领队员驾驶冲锋舟下水搜寻，在冲锋舟熄火即将倾覆时，他用力将身边一名队员推出冲锋舟，把生的希望留给战友，献出了年仅四十一岁的生命。他是革命烈士、全南县人武部原副部长宋旋。

——临终前，他将二十年来带病编撰的六百万字找矿文稿、几百张找矿图无偿捐献国家。卧病在床的他用颤抖的双手下写遗书：“这可能是我为地矿事业奉献的最后力量。”他是红军后代、赣南地质调查大队原高级工程师杨衍忠。

——还有两年多就退休，他却逆行而上，连续十几天奋战在疫情防控一线，因劳累过度突发心梗，将生命定格在抗疫战场。他是大余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原副科长蒋金波。

革命战争年代，为了理想而奋不顾身、赴汤蹈火；和平建设时期，在岗位上奋勇拼搏、无私奉献，满腔热血的赣南儿

巴楚原野

吴重生

车，在巴楚的原野上纵横，从红日初升到满天星光，身旁是无边的胡杨林或一望无垠的沙漠，那是一种何等惬意的体验！

到巴楚，黑山是必去的一个景点。初闻“黑山”二字，我的脑海里浮现的是连绵不断的黑黢黢的山脉。到了现场一看，方知，此“山”非彼“山”。黑山位于下河胡杨林与塔克拉玛干沙漠交界处，因火山爆发而形成，因地表黑色而得名。黑山并非由隆起的山峦组成，而像是一片由柏油浇筑而成的宽广无比的平原。这里地表土质坚硬，车行其上，不用担心轮胎会凹陷下去。举目四望，除了蓝天就是无垠的黑土地。万里无云的盛

夏之夜，当置身于巴楚的沙漠或是黑山的土地，你会发现，人与自然是如此的水乳交融，天地之间只有一个“你”！

我们是阿克苏出发去巴楚的，当地的朋友特地设计了一条从下河胡杨林入城的线路，虽然增加了几个小时的行程，但使我们有幸领略了三百一十六万亩连片原始胡杨林的壮观景象。当我登上四十米高的林场防火铁塔，远眺无边无际的胡杨林时，不仅感到震撼，周身也仿佛被甘露劈头盖脸地浇了一遍，神清气爽。

如果看了万顷胡杨林还觉得不过瘾，可以到马蹄山看看山脚下的两棵“千年胡杨王”。这两棵胡杨树树身需要数

人合抱，每棵树的叶子有三种以上不同的形状，令人啧啧称奇。

巴楚是产棉大县，百万亩棉花播种时节，上千台棉花精量播种机奔跑在田地上。播种棉花的驾驶员只需按播种要求设置好相关数据，拖拉机就会在卫星导航系统引导下按规划路线自动驾驶，精准、精量播种。当地种植棉花，从播种、浇水、施肥到采摘，每个环节都能机械化操作。棉花采摘时节，上百万亩棉花田，看上去白茫茫一片，无边无际。通过遥控器就能指挥机器大面积采摘棉花，解放了双手。“种棉花”和“采棉花”已成为巴楚别样的风景。



“红色”，对赣南来说，不仅是一种底色，更代表着一种精神。

位于江西省南部的赣州，俗称赣南。赣南是原中央苏区的主体和核心区域。上世纪三十年代，中国共产党人在这里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，从此铸就了光芒万丈的苏区精神。

穿越血与火的历史烟云，赣南人民传承红色基因，奋力拼搏，在新时代又打赢了脱贫攻坚战。

为有牺牲多壮志，敢教日月换新天。赣南前行的每一步，都延续着先辈们的革命理想，激荡着这片土地上人们奋斗的豪情，汇聚起磅礴的力量，引领赣南在新的长征路上重整行装再出发。

在江西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博物馆里，保存着一份1934年5月30日出版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《红色中华》。该报第三版，刊登了一则八兄弟争当红军的消息。

这就是在赣南家喻户晓、流传至今的“八子参军”的故事。瑞金七堡乡农民杨荣显有八个儿子。听说红军要扩大队伍，杨荣显的大儿子、二儿子立即报了名。不幸的是，不到三个月，兄弟俩都光荣牺牲。

国民党反动派对中央苏区进行第四次“围剿”。前方战事吃紧，杨荣显将剩下的六个儿子全部带到了招兵处，三个儿子留了下来，另外三个因年龄小，只能带回家。在激烈的战斗中，这三个儿子先后不幸牺牲。

国民党反动派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“围剿”。前方兵源短缺，杨荣显说服家人，把剩下的三个儿子又全部送到招兵处。部队不收，请老人务必至少留下一个，但他坚决不同意。不久，老六在战役中也牺牲了。

部队首长听说老人八个儿子参军，六个牺牲，立即指示马上把老七、老八送回家。可老人说什么也不答应。战士们几番周折，在宁都黄陂战场上，找到了老七、老八，让两人回去。可兄弟俩说，等打完这一仗，就回去。战斗胜利了，但是

巴楚县地处天山南麓，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。巴楚是巴尔楚克的简称。“巴尔楚克，全有也。地饶水草，故名。”

导游小陶解释说，“巴尔楚克”还有个别称叫“玛拉巴什”，意为“鹿首”。无论是“全有也”，还是“鹿首”，都寄寓了人们对这一方土地的祝愿和期许。巴楚县的总面积比乌鲁木齐全市的行政区域还要大。这里有沙漠、戈壁、雪山、草甸、雅丹地貌、平原水库，更有世界罕见的大面积胡杨林生长区。

去过巴楚的人，对“原野”，对“一望无际”，会有更深的体会。倘你坐上吉普